



吳都文粹卷第九

蘇臺鄭

虎臣集

慧聚寺聖跡記

僧辯端

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至於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郎陳公一見若舊識迺盤桓於是邦得游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屆於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跡且目其孤巒竒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群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塍

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壞其文殘闕
年月名氏皆蕪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齒者徵以
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記之文畧叙其事先是
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嚮姓懷氏久
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
於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為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
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千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
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樸斷之聲翌日而竒石轟疊廣
階駢城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

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
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勅張僧繇繪神於二壁圖龍
於四柱每雲陰天暝則鱗甲皆潤漉漉然及有浮萍者
或曰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鎖以制
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茲寺嘗在毀間大
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跡聞
郡守韋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制也唯
神砌存爾觀其神跡規制皆窮竒極壯造化所成信非
人力遊者觀之莫不藐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魄駭苟

非嚮師至德通於神明又疇克臻於是耶苟非山王靈
感昭於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
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覩之久以嘉歎因謂端曰
前記湮沒來者昧其所從請據其實庶垂於永久端雖
菲才忝辱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也

慧聚寺

孟郊

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
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遙場

張祐

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
景窻中岫孤煙竹裡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

和前二首

王安石

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鶴遠亦香掃
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迤迤冠蓋場
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
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

慧聚寺詩并序

朱明之

離常熟至崑山泊慧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為二章附於

五題蓋山雖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為貴也

古寺有遠名欲游先夢生飛猿磻底嘯靈鳥雲間鳴影

密樓臺衆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

石林高月生蘚閣疎磬鳴宿鳥夢難就定僧魂更清香

風動花影岩瀑飛玉聲遙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
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室為虛閣縹
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
為僧舍雲窓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

謂崑山為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畧見張祐孟郊
詩及蓋嶼所作山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
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
遂為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為冠月華
閣妙峯庵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
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
先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灾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
題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又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
後主所書扁榜一掃無迹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

家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

景德寺諸天閣記

范浩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徃徃悔惡從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鬪麗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暈飛下俯鱗宇碧檣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

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靄鬱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造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院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侑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眾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邇信向摩肩投體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惠嚴禪院法堂記

曾 旼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鎮遏使劉璠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游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元禪師畀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此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

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為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耆壽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余曰幸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為物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

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
釋氏之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書者
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
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固有
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於斯時也道
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醯雞之發其
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
從之游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
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汎求於人而人亦不以

為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敝則衆相與
新之而人亦不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
己以游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
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朝徹資道之
侶選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
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
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 云 元豐
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
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旼撰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常熟縣明因寺新改禪寺記 陳 于

常熟縣東七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丹昌至於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為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此禪

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授什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污其不見僂於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聞府府下僧籍蒐可為領導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頽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什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

早百里荒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遁且逃十室虛其九嚴
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
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之
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
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
華殿未紺而丈室未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
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明因寺在常熟縣東五十里

勝法寺輪藏記

葉夢得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
晉宋周隋之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
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
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無我為宗不立文
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岐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
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
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甲乙鱗
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
在其傳至於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

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出於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沒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歟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

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淵始募衆緣為之淵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雪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輪藏侈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悔過者一皆効誠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其事者而屈於力其

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
其畧無以慰此志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
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
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
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之
勤而已也政和三年六月十日記

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

題永慶寺

李湛

巖扉開早涼谷鳥遠分翔花氣濕幽徑磬聲清上方雲

生松澗底花落蘚池傍致有遺榮意移時坐石牀

永慶寺在常熟縣西北四十五里

重修延福禪院記

李湛

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
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
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羣里氓為之捨土
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於是有隆
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
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簷相敞而廡者有表門背

室透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圍覆瓌架四十而
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音去之翼舒鱗萃輝照
可鑒會竒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
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既大成而有聞
被召入為惠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抗國除隨詔
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
匹復賜師今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
書急就章一卷逍遙詠一十一卷秘藏詮三十卷太平
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錄之

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新建佛殿記

陸絳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
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
后辟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跡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
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
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
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
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

釋氏之教寔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抹其寔盛未始不為釋氏福造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污物盛則衰之効歟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失道而有仁義仁義而尚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

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弊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沿舊而無所翫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伯國時以名聞召歸

餘杭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圖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遙詠秘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資買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酉壯而不華麗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為茲山之游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慶曆六年正月一日記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名

常熟縣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雋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彬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於我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圯僧難聿興武帝斥去浮屠法茲寺在毀拆數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

像添建殿堂負赫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
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
五日記

題興福寺

李湛

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柏香清
猿嘯遠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為語滄浪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
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僧皎然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
寒雲夜夜自飛還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
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
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瑞石菴記

錢藻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恠篁竒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
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方邑民

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
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花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菴名
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
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
以為戚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
安拯廢舉墮益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夫窮
岩絕境龍神之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
誠之應効蓋不可輕已神之為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
詰而若依人以為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

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為民取福善之應益亦
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月
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通判秀州軍
事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

瑞石菴在常熟縣頂山

新甃頂山路記

陳于

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為隅山以瀕海
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仲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
是為破山以鬪龍破山而為澗也又北行九里為頂山

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焉縣人往還以舟航為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院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山皆沙石人跡不頻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濘為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憚其如此累斃以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遲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庵主懷表始自破山之雙塔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

為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表非徒能斃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游頂破二山淨居院

李湛

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窓綺花光照地金微

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空鐘磬音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
始於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
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憫其隳陋首出
已財集群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克鋤荒以廣
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
新之

陸河聖像院記

僧仲殊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

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
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
及物因以為氏故釋迦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及一
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皇推原
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教化隆侈天下富樂
比屋可封餘力閒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
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達於道夫三
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
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

承父業起家稱為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游陸河聖像
院觀大殿摧圮首施家財募眾興工嘉祐八年夏績用
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
三年二月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雪川
空叟記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

應天禪院記

僧曇義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地營之迄乾符二
年乙未歲刺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額周顯德二年

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香炬鐘梵蔚然道場年
禩綿渺名存寔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
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畚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大壯屹若山立
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無礙院普賢應夢記

孫觀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十萬里之外累數十譯
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

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
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
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邨者營築此堂
為公媪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
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清安穩蕭散如平生不見留
滯冥漠幽隱之態既寤嘆曰此普賢大士也於是敬信
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
仰焉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
念親屬續之後影響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

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
六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
起幽作厯捷逾響報無可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
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覲記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永福院記

李 杼

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况乎運心廣博勤苦
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
難成哉平江之北六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

湖旁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趨會居處
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
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煨燼僅存遺址
比丘宗潤即其所處為接待院延佇四方雲水之客若
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
所愛及諸結集迄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湍皆易新
之嚴麗潔精具足衆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
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
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州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杼記

永福院在吳江縣八赤

殊勝院記畧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朝道由平望因觀寺僧
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
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
勝勅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
竊疑之僧有誦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
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見者總生疑
我自心堅實

殊勝院在吳江縣平望

吳縣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時列國皆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
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
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身黎元安否
繫其政其體大自京口南被於淞間望縣數十而吳大
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於茲土參編
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
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

傳之繁倍百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曆十一年天
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繇太原府祁縣令為
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
闔境之人安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以和
也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
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其履道從政
所由然也予知者敢錄其實書於東序以播其令聞時
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

此記得之類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考矣

又

郭受

厥今天下經用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渡
淮而南濟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疇沃衍生
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予嘗登靈巖之巔俛而四望眈
澮脈分原田碁布丘阜之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
芟捷則鳥鹵硤确變為膏澤之野蘋藻葭葦墾為秔稻
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出
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兩山對峙桑田翳日木奴
連雲織紵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

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丁無不賈販以遊者由是商
賈以吳為都會五方畢至粥市雜擾搢紳以吳為樂土
僑居閭里幾亞京雒為政者急之則怨而駭緩之則弛
而肆泛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於亂法毅然而多
拒則謗詈叢集必困於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
郎許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翫齷之風簡易無苛得
調肅之術蓋嘗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濶其細
故為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霖雨敗稼吳民阻飢
君日慰藉而拊循之賑給務均卹隱求賢不事虛名而

為文具也予以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舉茲以旃則其於整彫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代矣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而刻諸石顧謂其僚郭受曰吾為是俾來者有攷焉爾子為我序諸辭不獲命因槩叙吳風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世為學家甚博而文異日顯用於時當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

又

范成大

吳令壁有記尚矣唐大曆己未梁肅為之詞者令盧某

所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為之詞者令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燹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為之續記寔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曆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為盛事然吳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氣俗之媿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於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為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厭苦其官齋咨太息悔

向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恠其說甚哉何至於此
及切磋究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
然最爾小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簿書唯錢穀之知且
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而
百適滿矣彼齎咨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真有味其言哉
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兼善之誠難若袁
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
不能並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
心醉卻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辨比坐

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間須求於不有
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辦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
嗚呼可謂難也已旦暮去此至大官勢益易於為縣其
所成就何可量按續記所登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
必將自表君始儻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廨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
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
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

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
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忖建吳令壁記二范
成大為續記一世代氏姓猶可考云

延射亭記

章珉

胥臺故封為一都會郡領五邑吳實首之百里之封五
品之令曩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是將赤子奉其吐齧
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之任闕即以京
僚洎朝列或幙賓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逼於閭閻綿
歷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宰棘寺丞徐君繕完之朽墁

訖工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馮君寔代之也君世襲
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迺因聽訟之隙周
睨廨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讌息之娛縣之西偏舊有
幽圃俯於佛舍并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糞除疊繚
垣以入之由是砥平其基而巋然為亭雲集版築而岌
乎為棚蔭以佳木之清畦以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
築山以擬蓬瀛五畝之地百步之涇而嘉政足矣君衆
藝畢給愛客忘疲每鋤筍絕稀簿領多暇春花爛而在
目暑風冷然罷扇秋英墜砌冬霰集楹君賞心樂事擊

鮮為具召貴介公子同僚諸英注弦管以引滿擲絲管以度曲賽百嬌之桔矢爭半先之奕路中厨出乎豐饌而千里之蕪下豉雕盤薦乎佳賓而洞庭之橘厥苞白日瞥過醉賓未去燭已見跋主歌未晞雖洛中之季倫山陰之辟疆咸有名園雅好賓侶吾不知其彼為勝此為劣也亭之既成命賓以落之監郡集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悉為雅名揭於華榜觀者知意此用略諸若君愷悌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謠者入境可知固不在因亭以敷揚之也下幕不佞嘗從事於文墨請書締結之

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是邑者集簪纓於斯豢犬彘於斯惟其圖之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試芸臺讎書郎武寧章珉伯鎮記

題延射亭

楊備

高臺蕪沒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煙水雲山屏畫裏闔閭墳域舊都名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梁允成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觀章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

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彈琴化民
民不悉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
於人亦將繫於時矣當時王室雖微王綱未絕有周禮
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
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
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
其賑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
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弟者

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束時豐則斂之
歲飢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
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祀
以事鬼神行賚予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
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事哉洎王道云
亡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
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寔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也
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隸於郡矣國
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

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捶身而自奉也由
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
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懾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
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嘆
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
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順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
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
郡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名氏縣誌
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

位之二載漢南王歸於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
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汙瀦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
宿麥餽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蓄好祀非
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
而驕貧窶者欺而惰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
亡繼踵或一歲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
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是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
風使然也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
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蒞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

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
歲租更送他郡若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
始聽民以米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
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平議政體總而刊
之存諸聽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時
大宋雍熙三年正月守大理評事知縣事王禹偁記

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埭重刻石吳騏隸

書

茂苑堂記

米友仁

長洲令尹石埭瑩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既久政
成事簡益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廨之東有所謂茂
苑堂前人取左太冲語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
意也考之圖經即江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年所高
岸為谷無足深恠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顛圮
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修竹竒芳蕙草
鬱蔥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丘壑邃深處與堂相直曰
百花亭即堂之西為建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
丈室北向聚群石如巖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逕曰綠

筠庵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於中客至則
閱古賞竒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曾不
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
愛顧不懿與紹興己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
記

題茂苑堂

方干

坐看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日曛松鶴認名呼得下
沙鷗飛處聽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惟闌滿屋雲
便此逍遙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

移任長洲縣五首

王禹偁

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蓬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雨
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綬不是為鱸魚
移任長洲縣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
世漂淪極功名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喪任浮生
移任長洲縣窮秋入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篷霜竹
密藏魚市雲疎漏雁行故園漸迢遞烟浪白茫茫
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未免搔首欲何歸曉
月霜華重晴山粟葉飛江頭鷗鳥在應怪不忘機

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店自微酤野
廟連荒塚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應夢宿菰蒲

春日公舍偶題

王禹偁

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鶯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
曉月晃竹屋寒苔疊槿籬無人慰幽寂庭柳自低垂

長洲遣興

王禹偁

七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米賤堪羞死
負郭田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坐影隣雞應信夜吟聲
年來更待賢良詔咫尺松江未濯纓

妻兒莫笑甑中塵只患功名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
可能無位泰生民烟村舊業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
投老綠袍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

長洲

楊備

太湖東面即長洲臨水孤城遠若浮雨過雲收山潑黛
管絃歌動酒家樓

花光帶露柳凝煙茂苑笙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拚一醉
畫樓紅粉洞中仙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唐以

來為名邑本朝王禹偁嘗為之宰哦詠最多邑望益
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掬月蟠翠二亭

蟠翠亭記

龔頤正

中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
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
鬱勃林采煥發荃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珎珎有
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君指柱間仲公
彌性之詩有云膠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為花故
也余居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起視事漏下五六刻

猶不得息裝懷空惚於簿書期會間領畧於此蓋不一
二數也適少間拾餘材為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
新之敗蠹則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此佳
時一杯相屬客盍盡歡於是楚人龔養正使折花侑坐
起以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壑清曠
廣莫春敷秋隕付榮瘁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
從而玩之封植矯揉握助其長而人方以為異而喜要
非其性分也士而志於用小而小大而大其得而遂耶
達者視之犧尊孰先於楓柳蓬艾孰後於蘭茝耶抑余

聞邛蜀山林中此花如積樂城蘇公詩半垂野水弱不
墜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槩可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
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時願欲遂其私且不
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記前後二公之詩
見此花為一笑君引飲醕遂書以記之時淳熙戊戌四
月上澣也

蟠翠亭在縣治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企賢堂記

黃由

長洲為縣肇唐萬歲通天中至於我朝雍熙元年翰林

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為令滿秩
召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叙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
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
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榷酒懼遺斯民無窮之
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遲
之教化抑兼并而哀流亡所謂鳩斂民瘼評議政體以
待後人則其言皆蘄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
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
史如廬陵歐陽公看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為詩

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
後公垂二百年今令會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願縣治之
東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叙題名記紀往來之詳興
踵武之嘆讀之慨想因求公像於虎丘寺繪之堂上而
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於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
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並墩相望足
以使有識歆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
由記龔頤正書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臬求王元之像於

虎丘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由之跋

曾程堂記

李處全

余同年友高君炳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於府縣
以新治舍又即其西作堂三楹為退食之所規制穩密
不庠不隆榜之曰曾程以禮部尚書贛州曾公楙中書
舍人新安程公俱嘗為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
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席益知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
京師已蘄蘄有人望曾公既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擢
館閣迄為中興第一流先後典內外制渡江文物追配

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跡猶或可攷
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紙書入先範
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北扉丹青帝謨鼓舞群
聽則於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賢孟子之論世其尊
德樂道之風可少廢耶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文乾道
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記

曾程堂在吳江縣治主簿廳之西

新修主簿廳記

范成大

州縣之任古謂之宦遊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

大川雄尊竒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窮覽觀而昌神明
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
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繇今行在臨東
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權船而逐利
者颺颺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詔呼爭先亂次以濟
終夜洶洶有聲其勢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
前而與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利
奔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畊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
得築室葦間卜隣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耶乾

道丙戌八月既望間從容汎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
適新作治所樂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才七十
日而開闢高昭牖戶靚深髹績甃鏝皆中度程既聚廬
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為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
圍光景瀟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
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遊之樂
而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計當而
已無催科敲朴之煩奔走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
於是求文以為識余聞漢高士不為主簿孫于嚴徙舍

而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
儒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竈請
比隣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為叙其所可樂以告後
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

左迪功即平江府吳江縣主簿主管學事四明高文
虎建

常熟縣題名記

曾慎

常熟為縣其來久矣舊為毗陵郡南沙縣至梁改為常
熟自梁歷唐由唐迄於偽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

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攷本朝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於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澤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極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列之板榜置於廳壓角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臺閣正位樞極蓋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榜不足以久傳於是命工鐫之於石立於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為不朽之傳且觀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斯邑者知夫儒之効愷悌及民福延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月魯國會慎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

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

所 淑

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嘗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川陳侯席未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庫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捆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於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於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墍弗完得毋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

來也久矣君亟圖之吾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
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茲又
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
敢後其所先務耶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
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間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
凡幾然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
之北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
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於
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已成予謂二

侯皆能以才名於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於興利去
害便民皆其所素蓄沛然而有餘矣以沛然有餘之才
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其成也宜其不勞而功
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
居前畏謗忌讒認認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諉曰愛
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為豈天作而
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何豈可為而
不為乃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其乘輿濟
人於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向侯亦

以余言為然因刻之於石俾來者攷焉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令所淑記

題常熟縣

楊備

遠逼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兩來船縣庭無訟鄉閭富歲歲家收常熟田

順民倉記

陳暎

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會五方之聚土腴壤沃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

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况乎府庫之出內獄市之浩穰益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幣帛足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為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密萊全齊在望剌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糧巨萬以

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乏興若民
兵之事又如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委風
雨寒暑不渝比為令者才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
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情乎陳
映不佞爰來亦既有年所事定得間始閱次中興以來
為令者至映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銘石壁端以告來
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真
過六百石其顧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
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某其

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
交相為治倘如是惕曰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
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
里龔景才所表之廬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槩見而邑之
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
異云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
淳熙元年邑令陳映重記

崑山縣補註題名記

葉子強

崑山秦膠邑也天下壯哉縣五季雲擾四方基於兵吳越雖保有所履然詩書仁義之事缺焉國家文經海內始嚴令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邊公倣治吳最首賜璽書褒從以來尚旄頭紫微間能即學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之記之故此地翕然趨於文至今好學而知禮尚孝而先信乃有昔之流風焉壘岸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里一山巍然怪石錯立井井闌闌間又有室屋林壑之勝士大夫自京都來官者樂之觀游詠歌未覺身遠其歌豔者至合省寺賦祖帳之詩由此以相以輔小却

言語侍從之班踵相躡也而其意依然於是二百年間風流縕藉續續可紀又建炎間虜獨不侵薦紳北來樂其土風而居之宦游間多勝事益號佳邑屬歲縣計感束須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蹈甚畏豈先後難易若是不同耶亦才術限量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非古所病耶曷其趨違異見如此漢之卽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然不更長吏不得為臺卽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使觀瞻者以為榮顧力所底爾因仍規畏其可哉子強至之踰年勞

於耳目思慮之外迺喟然而嘆信學力之未至則諷諸
前人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益稽史牒碣識得
自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鑱之石尚俾來者知前
輩優游庶幾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強記并書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

嘉定十年置補註省劄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彥楠奉議郎
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王
棐奏照對平江府管下五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

頑犷難治亦無如崑山詳攷其故蓋崑山為邑一十四
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縣治以遷就馬鞍
山風水僻在西北故西七鄉與官司相接稍稍循理自
崑山縣治東至練祁七十里自練祁至江灣又七十里
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間止有商量灣楊林兩寨又皆不
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與官司為敵
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棄文引甚而巡尉會
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器械以相抗拒自此習成頑俗
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鬪毆燒劫殺傷罪涉刑名事

干人命合行追會不伏赴官至有經年而不可決者此
獄訟淹延之害濱江傍海地勢僻絕無忌憚之民相率
而為寇公肆剽掠退即窩藏殆成淵藪此劫盜出沒之
害豪民慢令役次難差間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都兩
稅官物積年不納只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
其他類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此三害崑山遂為難治
之邑其來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廣袤倍焉以
一令臨之制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亦地勢使然
昨於嘉定七年準尚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於練

祁市添置一縣本府已嘗委長洲縣婁主簿吳縣江縣
丞兩到練祁相視利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為合置一縣
但恐有起蓋廨宇等費且先添置一尉然東七鄉之頑
根深蒂固決非一尉之卑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置
縣之為利便今斟酌事宜欲割崑山西鄉之安亭并東
鄉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鄉二十八都別為一縣
就練祁要會之地置立縣治以嘉定為名所有東鄉惠
安新安湖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泖川武元永安凡
九鄉二十四都仍屬之崑山縣所有其他張官置吏事

件並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創置一般體例
參酌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施照事宜特從今來所
乞庶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寇盜可弭賦役可均
於公於私皆有利益實郡縣幸甚十二月九日奉聖旨
依仍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具合施行事宜申仍公
共選辟清彊有心力之人充知縣一次

嘉定縣在

闔閭墓

王禹偁

惜哉吳王墓秦帝嘗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餘禍不

待虎跡消已聞鮑魚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吳王闔閭墓在虎丘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
於國西北虎丘穿土為山積壤為丘發五郡之士十
萬人共治十里使象撻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
三重傾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雁扁
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墓之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
據墳故曰虎丘越絕書云闔閭塚在閭門外虎丘下
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
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盤郢魚腸之

劍在馬發卒十餘萬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畧有同異顧墳上中事又古今遼絕無所考驗今兩存之

題吳孫王墓

楊友夔

闔閭城南荒之北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怪識者夜見踪其由玉環金盃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廉問亟封守賊曹掩骼窮姦偷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袁與劉英雄異世凜如在

暴露毋乃為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螻蟻烏鳶從所求高陵勸爾一盃酒自古南山能錮不

吳都文粹卷第九終



